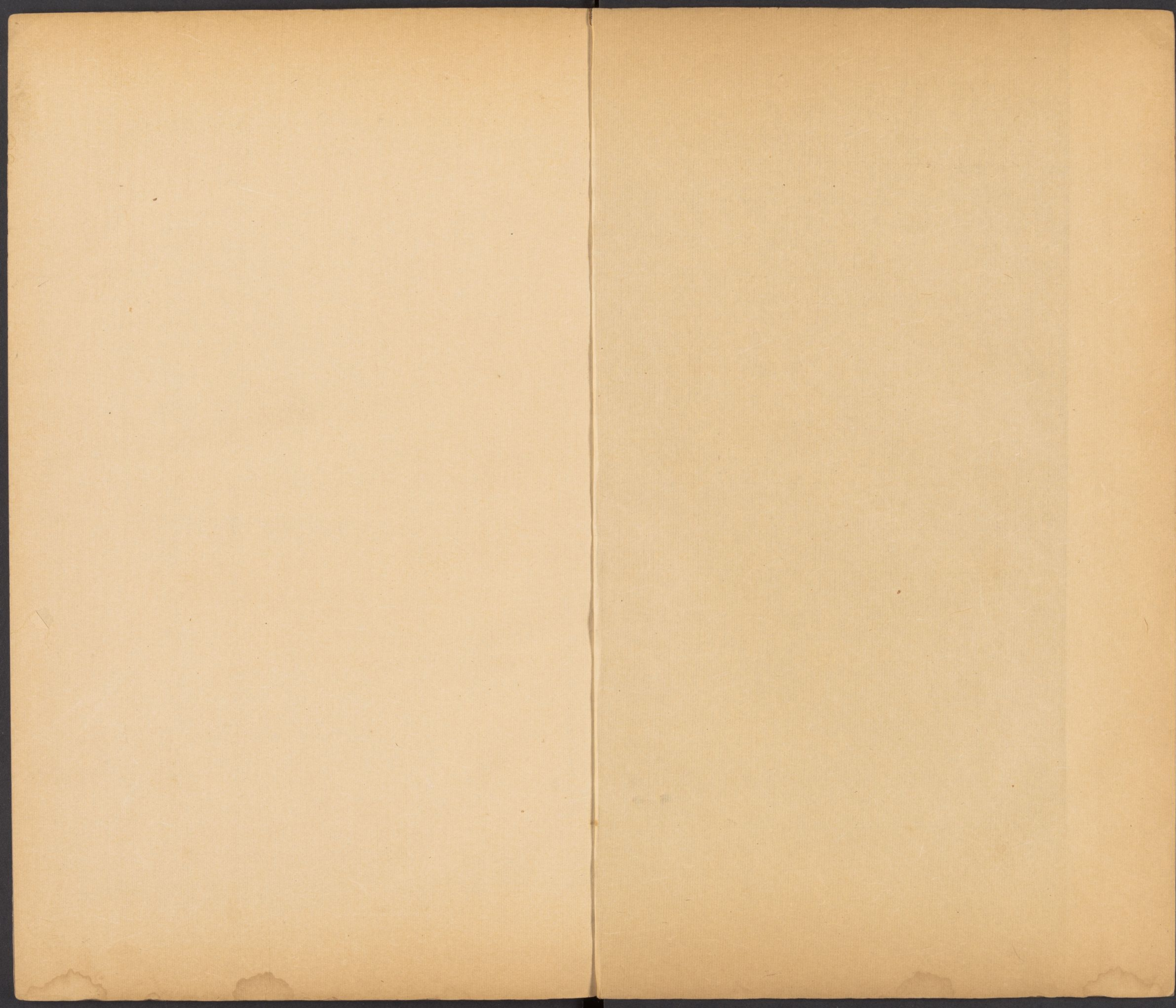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三  
二  
十



北齊紀第十六

通志十六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濟南王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幼主附

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蓊人也齊  
 大夫高氏之後漢永平中有高洪為勃海太守因家焉  
 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二世仕  
 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  
 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治書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  
 鎮謚生皇考樹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



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  
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  
姊壻鎮獄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  
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  
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媪武明皇  
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竒神武貌  
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  
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  
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相應者

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獲衆星而行覺而  
內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  
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答神武  
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  
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  
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  
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

雋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  
洶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  
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一人出持神武  
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  
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語顯智  
云君後當至卿佐要不以善終語子如劉貴云並至台  
相次及神武曰諸君榮貴皆由此人食畢而去行數里  
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  
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

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圍之不果而逃  
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  
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  
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  
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  
未之竒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殿殿  
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  
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鼻左  
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群將此

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  
淫亂孽寵擅用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  
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讎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  
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  
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士  
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工  
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投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豈  
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  
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

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用廣堂宇崇麗其本所  
住團焦以石墜塗之留而不毀王文宣時遂為宮既而  
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  
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  
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  
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  
策勲封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  
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  
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

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曰爾未兆曰此正可統  
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智六渾耳因誡兆曰爾  
非其匹終當爲此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  
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  
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然不及爾朱兆自晉陽將  
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  
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  
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四兆計及兆入洛執莊  
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

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弑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  
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  
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  
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徃徃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  
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逆  
謀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遂兵勢日盛  
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日難除乃  
與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

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丹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虜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

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爲不利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



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疋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今猶掌握中物也兆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但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浮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

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以殺之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俱願附從初魏太平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

壺關大王山大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  
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號上黨坊  
神武寔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溢口倍  
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  
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  
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車營租米神武  
自取之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  
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

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  
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  
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  
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  
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  
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  
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  
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  
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

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神武陽若不得已明日稚牛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

請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聞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徃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

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  
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  
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  
爾朱天光自長安北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  
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  
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  
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  
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爾

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勳力者共輔王室今帝  
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  
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爾朱兆對慕容紹  
宗叩心曰不用公言至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  
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  
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  
袖解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  
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

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  
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  
旣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  
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可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閤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帝孝  
武旣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

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  
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  
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  
往事爾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  
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  
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  
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息神武揣其  
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勅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

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

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款附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資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旣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魏帝旣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搃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奉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

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雋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帝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二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度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雋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



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使幽枉之情無所自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荅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遂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

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

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造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

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大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禁船不

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邱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

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虎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

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  
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  
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  
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  
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  
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  
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  
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  
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求寧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  
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  
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  
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廐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  
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  
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  
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  
至弘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  
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

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  
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  
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  
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  
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  
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  
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  
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  
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嶠陝洛陽復在河外接  
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  
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  
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  
晉書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  
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  
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  
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  
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

以神武為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  
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  
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  
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  
月神武請給遷人粟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  
官多乖法請出使問民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  
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

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  
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  
劉豐遣使請內屬宇文泰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  
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二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  
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遂拔其遺戶五千  
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  
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  
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壽命于幽州刺  
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二百餘人擁

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  
汾州胡三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  
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  
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白潼  
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  
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  
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  
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

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宇  
文泰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  
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  
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金墉西魏帝及宇文泰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  
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  
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

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宇文泰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  
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崞不及而還初神武  
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  
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  
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  
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  
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  
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  
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  
明揚及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寢黜勤怠牧守有憊節  
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  
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  
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  
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壬辰宇文泰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馬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元許之

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宇文泰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

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  
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  
平之俘獲一萬餘戶令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  
曹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  
等謀殺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  
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覆莫不嚴固己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  
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  
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  
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  
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  
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

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  
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  
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  
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于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  
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  
津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  
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  
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  
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勅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

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  
無吾不能與鮮且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  
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有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  
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  
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  
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道  
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賀拔焉過兒撲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  
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  
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丙  
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  
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喪詔凶禮依漢  
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紼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

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  
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  
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  
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

將出討奉行方略固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  
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  
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  
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  
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思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  
生而岐嶷神武異之

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  
詢甚歎服

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  
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  
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

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  
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

肅

通志北齊紀第六  
九七  
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

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格在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務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

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川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  
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  
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  
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馮安危  
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  
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苟濟長秋卿劉思逸  
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  
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勲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  
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

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  
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  
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  
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  
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  
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  
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  
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

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

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荅書侯景之叛也南兖州  
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誣誤  
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極刑文襄並請減降於是  
斬長宣其餘並從寬宥三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  
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  
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  
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  
限在官解職並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  
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

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  
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  
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  
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  
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

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綵綬贊  
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  
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



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

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因見弒時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讒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

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干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歛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

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

騎僞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  
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琚曰此兒  
意識過吾琚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常  
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  
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疑  
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  
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  
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

斬群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  
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  
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  
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  
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  
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  
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  
十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

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  
拜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  
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  
相樂奉冉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  
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  
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丙辰魏帝遜  
位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雋奉冉禪  
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  
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

### 察勸進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并壇柴燎告  
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  
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  
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為中  
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穆皇  
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  
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酉降  
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

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  
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  
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  
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  
各有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於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於於祀典者咸  
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并帝始封之國義  
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今  
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並復一年長樂

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  
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  
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  
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雋  
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殂或隕身王事可  
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  
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  
彥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史高  
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衛將

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為襄樂王前  
太子庶子高叡為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為脩  
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斛律  
金為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史韓  
軌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徒公  
彭樂為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封諸  
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  
州刺史浹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  
渙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涓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

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  
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  
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  
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  
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  
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  
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靖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為河  
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之為  
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改御史中

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竒雜絲常所不給人者  
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宇敦  
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  
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  
正諫之士待以不次之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  
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  
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三  
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  
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

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群官可更論討新  
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  
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  
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  
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  
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  
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  
元紹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

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宇文泰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宇文泰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丙午襄城王淸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

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



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爲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刑登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主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

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檀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來聘十一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戍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  
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  
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  
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  
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蘆甲辰帝步踰  
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  
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  
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  
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一

蠕蠕舉國來

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土庫提立阿那  
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  
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  
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  
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  
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剗其五藏使九人分食  
之內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宇文泰廢西魏  
帝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

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為  
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  
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  
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  
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  
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  
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  
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  
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

河王岳為大保以安德王軌為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為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為司徒以太子少師侯  
莫陳相為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為錄尚書事以常  
山王演為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為尚書右僕射丁丑行  
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  
段韶為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  
平原王段韶率眾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  
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  
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

在建業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  
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  
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尅夏首梁司徒郢州  
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主遣尚  
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  
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  
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丙申車駕  
王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

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  
夏五月蕭淵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  
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  
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  
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  
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  
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  
僧辯廢蕭淵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  
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

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  
達摩等渡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爲  
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  
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  
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  
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  
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  
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渡江夏四月乙丑儀同

三司婁叡討智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  
王洽薨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  
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  
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  
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亥魏相宇文泰薨是月發  
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  
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三百八十九  
鎮三戌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  
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河總秦

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  
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  
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鷄以太  
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  
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  
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  
暹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

馬射勅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  
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  
少宰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  
已雩禱風雨司人司禘禘是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  
誠敬義同如在華已制禘醑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  
南十三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  
詔今年遭蝗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  
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文

文護弒閔帝而立明帝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  
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統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  
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  
月辛巳大赦是月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  
大旱帝以祈雨不降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  
尚書令長廣王湛為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  
歸彥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  
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

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  
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  
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  
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  
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  
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  
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  
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群  
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丁巳

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尉粲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並進爵為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

書右僕射丙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兼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浟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為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元世東平公元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並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



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逮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

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豫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恠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

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比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劔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又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

悅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羴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羴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

乃鑄象以下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  
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  
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獍直必自無此意直高  
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  
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  
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非小而  
言還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  
禾生於魏帝銅研且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  
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

入并齋版策且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爲帝作色曰我  
自作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丘備法  
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  
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  
使故楊愔等得盡於任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  
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  
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  
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  
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

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有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宇文泰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披

刃張弓游行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媼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劔挂于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牟槊游行市廛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誼譁方以為喜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責䟽脫背就罰勅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答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句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

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春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楸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揚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撈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斃其

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  
又置棺於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  
洸宅謂其母爾朱曰憶汝奪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  
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  
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  
之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  
死在三臺大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  
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  
后之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

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  
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祿兼錢綵  
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  
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憶其經與  
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  
探出頭投於拌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  
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  
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  
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

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  
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  
天下騷然內外憐憐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  
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  
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  
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  
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  
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  
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

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  
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虎舊居故曰石室三千  
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天子  
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  
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  
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  
位時以爲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扛門嶺嶺有數株栢樹  
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

瞋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  
之神靈雖為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  
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  
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遂以斂焉初祖珽以險薄  
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  
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旣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  
宣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  
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  
帝本謚廟號顯祖云



